

从戏剧到影视： 舞台对演员意味着什么？

► 6版·影视

王蒙： 山林诗话

► 7版·文艺百家

宋人的艺术清单里， 藏着怎样的烟火与清欢

► 8版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

文艺辣评

慢综艺怎么成了明星插科打诨的作秀场？

黄启哲

近期的一些综艺越来越无趣。曾被网友戏作“《极限挑战》2.0”的《新游记》口碑一路下滑，临近收官网友评分仅4.9分。而曾被视作清流“慢综艺”《向往的生活》播至第六季，也终于显出疲态，变成了追着多年粉丝口中的“不再向往的生活”。这些综艺，原本都有着美好的愿景，即借由青春偶像和明星艺人的关注度，将视线转向平凡人的真实生活；而偶像明星也由此褪去光环，以更温暖亲近的形象示人。可惜，观众看到的，不是偷工减料地完成表演，就是故作地摆拍煽情。咀嚼平凡日常，致敬认真生活的综艺，怎会从观众深夜治愈励志的心灵加油站，演变成无聊摆烂的明星旅游秀？

《新游记》本不该如此。节目的前期宣传也令人感到节目组试图赋予真人秀

生活厚度的努力。定位“游历观察真人秀”，节目借《西游记》师徒几人行取得真经的立意，邀请六位男明星在旅途中体验各行业的真实生活，“见天见地见苍生”，试图传达出“一种普通人在平凡复杂的人生中积极对的价值”。启程前，节目甚至请来歌手张楚演唱寓意平凡与梦想的《蚂蚁蚂蚁》。

理想何其丰满。然而，明星嘉宾被问及为何来参加节目时的回答——“刚好有档期，来玩一下”，直接暴露了所谓的体验、所谓的致敬，不过是一场拿着高片酬的作秀。节目中，岳云鹏体验房产中介生活，第一天就睡过头迟到，介绍房型完全不做准备，全靠专业中介“保驾护航”。公交车上，他与乘客攀谈，竟发出

了“那怎么(工作)10年还坐公交啊”的感叹。很难想象，他是那个家里世代农民、14岁北漂打工出身的“草根”相声演员。黄子韬体验日结工人“半途而废”，耽误工程进度反而振振有词“不会干自己不喜欢的活，会一直找，直到找到喜欢的为止”，转头就带着陈飞宇打车“找个海边溜达溜达”。很难想象，这是七年前在另一档综艺《真正男子汉》中克服恐惧挑战空中俯冲等一系列高难度任务的耿直少年。更离谱的是，因“档期空了”未参与节目的陈飞宇，录制尚未过半就因为“档期冲突”退出节目。且不说他的参与全程被观众吐槽“偶像包袱重”“干活怕重负”，就连他露脸的最后一期节目中，自己渔船打工的惩罚任务也尚未

完成……如此消极敷衍的表现，也难怪有网友犀利吐槽，“现在的综艺不是留给实力艺人的，而是留给娱乐圈混子的”。

是什么让这些明星偶像成了做任务时“偷懒耍滑”，综艺效果全凭插科打诨的样子？要理解他们的变化，从近些年户外明星真人秀演变成可窥一斑。与《花儿与少年》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这类主打明星浪漫轻松出游的节目相对应，以《跟着贝尔去冒险》《真正男子汉》《极速前进》《了不起的挑战》为代表的一批户外真人秀，则为观众呈现明星偶像干农活、野外生存、军事训练、体育竞技的场景。这些节目中，不管名气大小、辈分高低，参演嘉宾几乎都是全力以赴，女明星素颜出镜甚至污泥满身、男偶像晒得黝

黑甚至受伤崩溃。这些节目之所以至今被网友津津乐道，不可以归结为所谓的“虐星”二字，更不是观众乐见明星褪去光鲜形象，收获他们“扮丑”“吃苦”“出洋相”带来的反差感与戏剧效果。而是因为节目主创不呈现乡村生活还是各行业工作，尽可能地还原真实，不一味强调辛苦，而是传递着普通人面对困境仍努力拼搏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。而明星嘉宾一次次克服恐惧、挑战极限、团结协作的表现，才真正值得称之为“榜样”“偶像”，受到粉丝追捧与大众尊重。这是节目组与明星嘉宾的“双赢”。

遗憾的是，当追求热度、综艺感成为制作方的核心追求，会“抛梗”逗乐观众、自带粉丝流量的明星，便成为节目组小心

翼翼“供奉”的对象。节目中，所谓的游戏规则被他们随意破坏，出镜提供劳动的劳动者成为他们作秀的“工具人”，那句“见天见地见苍生”只能沦为他们嘴上说说的“普通人真的不容易”。原本拉近明星与普通观众距离的节目，照见的是当下娱乐圈明星、尤其是部分青年偶像与现实生活巨大的鸿沟，何其讽刺！确实，术业有专攻。我们不擅长表演唱歌的明星，真的能挑起一百斤的扁担、彻夜睡在打工餐厅。但我们可以想见，在综艺里对着镜头、手握高片酬都无法认真体验生活的他们，又谈何扎根生活、扎根人民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户外明星真人秀风光不再固然令人唏嘘，由此所折射的青年艺人职业素养缺失，才是真正值得反思的。

“舞剧潮”中的身体观念与表达

——从《只此青绿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醒狮》等几部爆款舞剧说起

王国伟 王冰逸

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过程，就是不断建构对身体的科学认知和理性判断的历史，建立在物质性身体之上的艺术性传承，使得个体生命在承前启后的永续中，获得文化的永恒。政治、宗教、技术、医学与社会观念，不同视角，都会对身体作出不同判断，使得身体呈现其多义性。舞蹈是最为直接的身体表达和身体叙事艺术，因此，近期舞剧《朱鹮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醒狮》《只此青绿》等先后爆红，《只此青绿》的一段群舞登上2022年央视春晚，瞬间成为媒体传播的顶流。这一切，再次证明了身体是当代艺术最活跃、最前沿的实践场所。

舞剧身体建构文化秩序

身体实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。在丰富的科学与艺术实践中，“人”的概念既代人身体又超越身体，由此在物质身体之上，建构起人的文化身份和艺术价值。舞蹈艺术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形式，而今舞剧却频繁出圈，正说明在当代纷繁的数字化社会环境中，回到身体，借助身体的交流和体验，才能真正面对自身，并重建人的文化身份认知。

人的身体首先是日常生活的身体。日常的身体，是实施社会行为的主体，须遵循法律、伦理道德及社会规范。社会培育的反复操演，约定俗成了每个个体的基本行为方式，身体就成为一个个体的独特、纳入文明秩序的身体。而艺术表达的身体结合文明与审美，规训人的表达，进而建立文化身份。舞剧演出首先使得“身体与人”同时在场，创造知觉的场域。此外，舞剧并不复刻现实，而是对现实能动的变形、建构。这一过程最终会成为在观演双方处共同发生、完成的事件，因此舞剧有着建构秩序的行为作用，文化的组织、交互形式通过形化记忆嵌入个人的身体。

广州歌舞团的民族舞剧《醒狮》在建构文化秩序过程中表现得充分合理。《醒狮》讲述了一个流行于岭南的民俗故事，通过南狮和南拳的动作安排，既彰显了地方文化特征，也进一步规定并提示了岭南人群的身份认同。高明的编舞一次次构建人与广东民间日常之物、日常空间的组合关系，成就了既是日常化的，又超越日常成为舞台艺术化的组合，展示了身体对空间的控制、建构、创造力。这样的场景与民间舞狮者的身体之间，接地的抗倭情节也启迪华夏子孙在世的姿态和与其他文化的关系。历史和知识不是一座不变的仓库，而是持续生成转化中的系统。因此知觉的、能动的编舞才能承载对历史的归。《醒狮》在这一意义上也作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建构者，在而今文明冲突持续发生的世界中激励华



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群舞动作偏轻，浮动质感多，身体由此感知细腻却又无多挂碍，与老上海日常烟火气质吻合，结合红色现实文本，人便且失落且英勇



《只此青绿》群舞在重量与空间上有所偏重，大开大合所呈现的稳定状态直指江山雄丽，身体使得文化实现美与力的调和

人重抖擞、不失志。

身体叙事的观念维度

舞剧有别于舞蹈剧场，叙事情节仍在演出中挑着大梁；同时也有别于戏剧，其独特价值并不在于矛盾的辩证与调和，而是在创新中不断解构和重构身体观念。这就要求对知觉与理性之关系的妥善处理——规训的身体进入舞剧，应在理性选择中抵达个性美与普遍审美的高度统一。日常与舞蹈的二元身体经过规训，意识和身体便开始同步叙事，并在舞台意义上有序分流。生活化的舞蹈，追求的是身体表现的好看，而艺术化的舞蹈，却要创造艺术的知觉。犹如维特根斯坦所言：“人的身体是灵魂最好的画面”，身体通过舞台空间中的打开与折叠，被高度抽象与逻辑化，其精确性也就接近科学与造型艺术。

当代身体在大范围的艺术传播过程中，不断成为观看的视像，因为身体在舞剧流动中，会创造更加多元的、有别于日常的观看方式。同时，舞蹈中的身体存在，也决定意义的产生和断裂。舞剧首先是身体审美，当代舞剧实践中，这种意义往往在古典审美与当代审美的交汇中诞生，但是仅有好看是不够的，身体作为意义的呈现载体，在叙事文本中就要建构一定的观念和判断，这也是当代舞蹈(特别是现代舞)更具前沿性实践的价值所在。

目前走红的舞剧《朱鹮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和《只此青绿》，都做到了高级的身体审美表达。《朱鹮》是自然世界的场景叙事文本，将动物动作拟人化设计，产生经典舞蹈美学符号，舞者身体与作为动物本身的朱鹮融合转喻，传达的是人与动物同为自然中应被充分尊重的生命理性；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为红色题材的现实主义文本，《只此青绿》是古典绘画的舞蹈叙事，

两部舞剧异曲同工输出群舞的身体美，在身体的审美展示设计上都很用力。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群舞动作偏轻，浮动质感多，身体由此感知细腻却又无多挂碍，与老上海日常烟火气质吻合，结合红色现实文本，人便且失落且英勇。《只此青绿》群舞则在重量与空间上有所偏重，大开大合所呈现的稳定状态直指江山雄丽，身体使得文化实现美与力的调和。这一系列设计组合，十分注重身体感知到理性知觉的转换融合，理性知觉对身体感知有效解构与建构，生成当代舞蹈的身体图式，也一并输出相应的美学判断和身体观念，而这正是舞剧提供新生存范式的价值所在。

时空情境中的身体存现

舞台空间的尺度可感性，依然是

舞蹈艺术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当代舞剧实践，更需要身体、空间与技术三者之间的有效交互，才能创造特定的情境空间。情境包括社会环境、剧场空间、灯光影像、装置道具等物质条件，它们都将身体从日常情境的遮蔽状态中揭示出来。舞者的形态、节奏对空间产生结构张力，调动着空间结构的变化和调整，创造出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空间判断，被聚焦的身体在场与存现，于是获得特定的意义。舞者身体在舞剧中积极参与了舞台空间建构，就把时间概念引入舞台空间，时空与身体互动合成情境空间，情境中的身体行为就建立起舞台时空世界的历史意义。

时空情境建构包含物质的、技术的、光与色彩等内容和手段。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与《只此青绿》都充分使用了舞台包装与设计手段，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空间情境美学范式。

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是现实主义文

本故事，涉及具体写实的情节叙事，这对空间与舞蹈安排有其规定性和局限性。事实上，舞剧长于想象与联想，弱于具体情节叙事。因此，在处理舞台空间、身体、情节的协调与平衡时，都面临着挑战。当身穿旗袍的舞者群舞和独舞时，身体就变得澄清明亮，无论在舞台哪个位置起舞，都是观者眼中的C位。控制舞台前沿的是身体存现，舞台空间一定是退后成为背景。舞者起舞的身体展开叙事时，是行云流水、熠熠生辉的。但转而展开具体戏剧情节叙事时，身体的独特性与主观性就被弱化，退回到蒙尘状态，观看因此产生情绪落差。虽然以虚实相间的舞台空间设计作为补充，但整体性上仍有脱节甚至断裂。

《只此青绿》是一个平面绘画文本的舞蹈立体转换。绘画者绘画行为与舞者打开画卷观看过程，都是单向的，并有明确的时间路径。而千里江山图文本本身又是给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空间范围。因此，《只此青绿》需要巧妙构建复合的舞台情境空间。首先，《只此青绿》高明地挪用《千里江山图》的青绿主色调，使其成为舞者衣着和舞台空间设计包装的色调定位。古典山水图的石青石绿矿物不但色彩稳定，意向上也与真自然植被相连接，由此，舞台上的青绿色，不但有很高的辨识度，而且也会拓展观者的空间感。其次，舞者身体在舞台空间中要创造出独特的时空界面。《千里江山图》与舞者的身体需要协调，才能营造绘画、观画的情境空间，形成身体舞动的秩序和空间的逻辑节奏。《只此青绿》选用了多层转台设备，转台的上下顺向或逆向联动，形成平面画卷与舞者身体共同构成的立体流动和节奏秩序，不但打破画的平面性单向秩序规定，依靠感受虚构成一个视觉线索，还解决了点与面的逻辑关系。跟随流动的身体和画面，《只此青绿》的情境空间通过隐喻，创造了北宋美学的当代舞剧风格。但是，舞剧要实现多层次叙事是比较困难的，问题在于整部舞剧太过依赖技术设备的空间调度。虽然身体与山水画在转轴中有序对位打开，但多层转台却规定了舞者的动静格式，身体陷入转台的空间行动公式。尽管漂亮的群舞一度让身体发光，但全局总体叙事上，身体存在与表达略显单一，跟自然山水的连接有些僵硬。因此，最终被观众记住的仍然是美轮美奂的群舞编舞，以及舞台明晰的色彩感，而非身体的一种自在和自然。

舞蹈艺术是身体叙事艺术，在新的身体表达中建构文化身份，诞生新的观念。舞剧实践的当代性，不但体现在技术与影像被广泛运用，也在身体的打开与呈现方式上更加多元。“舞剧潮”既是大众对身体审美表达的高度认同，也是对舞蹈艺术大众化消费的广泛接受。但作为身体表达的艺术，舞剧的思想、观念、审美、技术都要在身体主导下，才能充分演绎。因此，创造新的身体范式，创新新的身体审美，是当代舞蹈艺术实践的社会和历史责任。